石匱書後集

石匱書卷第二

烈后本紀

烈皇后周氏順天籍南直人天啓四年冊為信王妃七年信王嗣統后正位宮中后與 烈皇帝同起藩邸一反 熹宗所為宮中常服布衣茹蔬食與 先帝同尚節儉一切女紅紡織皆身自為之崇禎甲申闖賊薄都城 帝率親軍四百餘騎抵前門〻外 疑內變欲反砲拒擊乃

從白家衚衕遶出城上見守備單弱亟詣成國
公朱純臣等問計而闔人堅拒　帝浩嘆而去
語周后曰大事去矣泣數行下宮人環泣　帝
揮去令各自為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
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皇后撫太子二王
慟哭遣之出分送外戚周田二家后自經　帝
召公主至年十五嘆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
右揮刀斷其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

自經縶絕久之蘇　帝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急走後宰門望賊勢甚盛　帝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乘龍遂去後賊從襄城伯李國楨言以天子禮葬　烈帝烈后於天壽山田妃之陵

右遺書曰古云人至於死而萬用盡矣聖人以之昭節揭軌垂萬世為夫婦之間一情欲感耳聖人以之立綱陳紀配天地為信斯言也則可

以語吾　烈帝烈后矣　烈帝不幸以身殉社稷而烈后慷慨以身殉　烈帝自秦漢以來亡國之君所未嘗經見者也厥後叔寶麗華不出景陽之井北坎安于可入貽烈之廟龍髯鵑血猶繫人思則是古今得天下之正無過吾　高皇帝而失天下之正亦無過吾　烈皇帝於爍皇明千秋萬禩為不可幾及也已、

石匱書卷第三

太子本紀

献愍太子慈烺年十六甲申三月十九日逆賊李自成襲破京師　烈帝后身殉社稷太子被獲擁見李賊李賊命之跪太子罵曰我為若輩屈耶不跪賊曰汝父焉往答曰死於壽寧宮矣賊又問汝家何以失天下答曰以誤用奸臣周延儒等賊曰汝也明白太子引頸前曰何不速

殺我賊曰汝無罪吾不妄殺太子曰如是當聽吾一言一不可驚我　祖宗陵寢二速以禮塟須我　父王母后三不可殺戮我百姓太子又曰一班文武官吏皆不忠不義之徒明日來朝宜盡殺之賊皆唯唯留置宮中四月初三日先帝梓宮發引循命太子出送十三日賊與吳三桂戰敗奔歸太子得脫被獲打馬草者兩月不知其為太子也走脫養於民家後聞三宮主

受創不死命周奎收養又命擇壻配之太子至周奎家訪問其妹兄妹見即抱頭哭街市鬨然周奎不敢隱縛太子出獻攝政王命都督謝弘儀收管百姓鬨　先帝太子尚在餽送牲牢禮幣者甚衆攝政王恐生他變命舊講官謝陞識認陞承旨力言不是復令宮主認之宮主見太子淚下周奎掌其頰宮主驚走亦言不是遂發刑部擬罪主事錢鳳覽力爭太子是真被收即

訊法吏曰易言則生不易則死鳳覽曰太子是真斷不可易竟坐誅死太子亦即遇害後數日謝陞于白日見鳳覽仆地咋舌而死

石匱書曰祖宗朝以太子監國留都不特以潛邸親政謂可諳鍊民瘼寔以南北遼廓巡方畧地萬一屬車有失則六朝遺業猶可憑河而守也　毅宗登聽李邦華計使太子撫軍江南則遐池奮翼事猶可為亦何至狼狽若此耶况吾

太子見賊不屈自堪與北地爭烈而猥使一載
子嬰御壁道左乃可謂昭烈之後其皆劉禪哉

石匱書卷第四

烈二王世家

永王慈炤　烈帝次子定王慈　烈帝三子崇禎十年封未之國甲申國變闖賊入城獲二王於宮中猶未變服賊令行居臣禮二王植立不肯僅相對一揖賊遂偽將劉國能撫養四月二十三日賊與吳三桂戰敗蹌踉西走或見挾太子暨二王俱去又聞匿跡民間未有的耗弘光

謚永王曰永悼王定王曰定哀王先是甲申冬有男子祝髮為僧法號大悲自稱先帝子定王詣南都水西門小民王二家趺坐命王二疾報兵馬司蕭駕來迎寓開詔部督蔡忠往勘男子見忠辭益倨傲曰汝有官來宜以禮見忠為屈膝曲致詔意男子坐馬入有旨戒政趙之龍錦衣衛掌堂官馮可宗與蔡忠會訊中軍都督府男子傲曰皇帝雖做非我所欲今欲中興而庸

㕔弗任舉弘光忌諱數節昌言之且曰此何時乃欲以荒淫坐致太平乎我聞潞王賢明人心依向諸大臣宜奬成讓德不然恐不能長據此座復牽引錢謙益王鐸二大臣責以此事訊者以其所供上聞弘光復命九卿科道官會訊都城隍廟事不果真或曰此有感時政激失心而出此者尋正法于市丁亥復有所謂定王者走浙於潛癸未進士俞文淵家文淵藏之深處而

歸召山澤諸殘校起曰此真先帝遺肉前此百
萬欲為之死不可得今乃當面失之因詑為龍
鳳之姿又誇神應諸狀遠近頗欲就義而為其
佗人告變地方官因出捜捕所為定王者是日
姚志卓營中獲免文淵兄弟子侄共九人一日
遇害辛卯十一月又有奸人出首定王于南直
其寺中為僧供是甲戌進士路邁所匿定王出
見清官南向席地坐云吾　高皇帝獲元太孫

買的里八剌俱待以不死今事已大定我心灰死但願出世為僧清主豈有反不見容之理語音慷慨地方官逓送至京併逮路邊抄洗其家傳聞于十二月廿四日定王遇害又言定王至山東路上有壯士十八騎破檻車扶定王上馬奔逸而去不知所之

石匱書曰國變後四海人民之望太子二王不翅鵠旦之求明矣乃王子明之任南都使人歆

認不能欲哭不敢是何生之不辰邪因想當年蜀僧歸骨建文諸舊臣曰請下獄而吳亮痛哭卒以身殉而終不敢明言其一種鯁噎不平之氣與今日吳帥否邪

石匱書卷第五

明末五王世家 有總論

我明自靖難之後待宗室其制愈嚴愈刻在諸王之中樂善好書者固百不得一而即有好飲醇酒近婦人便稱賢王遂加獎勵矣當其一出藩封两長史一承奉如古之三監王不得縱意自為而一藩宗禄出於本郡太守故見太守如見嚴師畏友得其和顏悅色便屬異數而本郡

鄉紳亦畏之如虎受其欺凌不敢與校所屬宗人不許其擅離境外有住居鄉村者雖百里之外十日必三次到府畫卯一期不到即拘墩鎖下審理所定罪議罰故宗室之人大畧皆幸災樂禍國家稍有變故無不懷時日盡喪予及汝偕亡之願矣甲申北變之後諸王遷播但得居民擁戴有一成一旅便意得志滿不知其身為旦夕之人亦只圖身享旦夕之樂東奔西走

暮楚朝秦見一二文官便奉為周召見一二武
弁便倚作郭李唐王麄知文墨魯王薄曉琴書
楚王但知痛哭永曆惟事奔逃黄道周瞿式耜
輩欲效文文山之連立二王誰知趙氏一塊肉
入手即臭腐糜爛如此庸碌欲與圖成真萬萬
不可得之数也余故以我朝得天下之正無過
太祖失天下之正無過　思宗崇禎甲申三月
便是明亡而卒告　先帝不繫子嬰之組不入

景陽之井身死社稷决烈光明四海之內無不痛心疾首思與　先帝同日死者作史於此獲麟絕筆豈不圓成我大明之天下以正始以正終轟轟烈烈可與日月爭光而後乃綴附弘光癡如劉禪淫過隋煬更有馬士英爲之顛覆典型阮大鋮爲之掀翻鐵案一年之內貪財好殺殢酒宣淫諸凡亡國之事真能集其大成故主之思塗抹殆盡余故以五王之事蹟仍散見於

各藩之世家而若夫成敗之始末遷播之方隅羈縻之歲月擁戴之臣工則未之詳也爲作明末五王世家

福王世家

馬士英阮大鋮立於南京年號弘光

福世子由崧福王常洵長子也獻賊避闖賊入蜀蹂躪河南城破福王殉難世子逃出附潞王舟至淮安寓清江浦編户杜家世子爲人佻儇輕狂無藩王態度淮安人不加禮貌甲申北變

南都諸大老議立新主阮大鋮深恨東林欲報
復之與馬士英謀曰東林黨人恨入骨髓不殺
盡東林不成世界幸喜有一與東林為世仇者
近在淮安若立為天子則東林人必殺盡乃已
士英曰誰與東林為世仇者大鋮曰向年福王
未出藩封為東林人所排擠催偪妖書梃擊種
種誣陷貴妃福王深受屠毒今世子在淮若迎
正大位必報復舊仇則東林可殺也士英曰國

變之後桂惠瑞三王未有消耗而福世子又非人望所歸如何得立大鉞曰南都兵柄在君掌握第以軍中欲立福王以此為辭人皆箝口矣士英曰非君智囊孰能辦此于是集朝中文武公侯鉅卿大老備鹵簿迎福世子於淮甸及至南京即欲正位京畿道御史祁彪佳言今當草昧名位未定暫受監國此是正理于是暫稱監國不踰旬日即朝賀稱尊改元弘光以馬士英

為東閣大學士兼理戎政尚書事兵部尚書史可法等陞遷有差起王鐸姜曰廣與錢謙益等入內閣辦事祁彪佳以巡撫出守蘇松常鎮北京破各鎮統兵官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皆擁兵南下高傑先至欲寄家眷於揚州百姓閉門抗拒殺傷多人朝命史可法以閣部至揚分汛立營安插四鎮事平之後即以可法坐鎮淮揚以為北門鎖鑰馬士英在朝即劾薦阮大

鉞有旨賜冠帶召對平臺諸朝臣交章劾之留中不省大鋮以沿江要害備陳入告遂以採江部院委任大鋮大鋮進疏請以六等定罪察核北京投降闖賊諸臣遂逮周銓周鍾項煜光時亨等置之重辟决不待時朝臣股栗為時無幾高傑以偽皇后童氏送至南京弘光不認下獄論死又無幾有偽太子王子明事命內外諸臣及曾任東宮講官者嚴加識認諸臣以其應對

件錯皆斥為假冒獨問官刑部主事錢鳳覽上疏力爭謂看驗皆實上怒下獄法吏諷之曰苟易汝言則生矣鳳覽抵死爭之堅不可易竟坐誅死而王子明坐死待決靖南伯黄得功飛疏奏曰太子真固不可殺假亦不可殺若真則諸奸趨承阿附皆無實言若假則留置獄中事久論定俟東宮確有下落殺之未遲如若糊糢妄殺本鎮提兵到闕必盡誅殺吾半信半疑之太

子者慎之毋忽王子明得留繫獄中不敢即殺馬士英以夙憾遣緹騎逮湖廣巡按御史黃澍澍以寧南伯左良玉兵勢殺緹騎即發檄詆士英之奸邪提兵向闕以除君側之惡士英大懼悉發南都精銳屯匝蕪湖復命靖南伯黃得功移鎮蕪湖截闕死守以禦左兵此時清兵南下淮揚告急馬士英但以堵截蕪關為第一急務史可法羽檄星馳置之不理揚州一失門戶盡

燬南京一路如入無人馬士英攜家口輜重歙兒舞女潛遁江南弘光力追士英不及悞走蕪湖遂投靖南營內是時弘光既遁南都百姓擁太子王之明出獄畀居大內途遇王鐸群起毆之曰是主殺　先帝皇太子者奮拳毒毆徧體受傷鬚髩盡落忻城伯趙之龍拘繫去收之獄中乃得免死清王子列教匝營天壇百官朝見之明含璧出降坐之席次九王子責弘光無道

貪位滅親欲妄殺太子自罹天誅無所逃死花馬劉率先降清謊言逃至蕪湖與得功合兵以圖恢復得功信之方命建絡浮橋與之叙話而得功裨將田雄潛發一矢中得功咽喉得功拔矢歎曰吾部下小子如此不可為矣遂扶刀自刎田雄縛弘光同花馬劉獻得南京時政炎暑弘光向忻城伯索一蚊帳不可得解至燕京看守太醫院逢節日賜宴一席弘光暢飲極樂隨

賜弘光勅令自盡

石匱書曰我朝天下不亡於正德應亡於天啓若我　先帝勤儉精明銳意圖治宵衣旰食惕厲焦勞其柰有君無臣社鼠城狐共亡其國寔是中興之令主反為亡國之辱王天道至此顛倒極矣但其正命殉亡身死社稷千秋抱痛萬姓悲思漢唐宋末代之君所不能效其萬一者也余故於甲申三月遂痛明亡乃以弘光永曆

僅列世家不入本紀此則痛思 先帝真同鴒泣世有罪我竊附麟書

唐王世家 黃道周鄭鴻逵立於福建年號隆武

唐王聿鍵為唐定王第七世孫襲封也先是崇禎間賊四訌王憂之丁丑上書請特奉勅收諸將義勇以靖亂廷議以為非所當言從謀叛例發南京高墻王在禁益讀書博極今古走筆數千言如是八年所著書盈丈性剴摯推誠人樂

爲用甲申國變出高墻乙酉南都復陷王抱憤南走遇戶部郎中蘇觀生于嘉禾觀生說以大計宜稱尊號以收人心圖恢復會鄭鴻逵師潰鎮江以所部潛歸閩便護王行于是尚書黄道周等率諸臣勸進以閏六月之一日行監國禮遂於次月即皇帝位改元隆武駐蹕福州稱行在改福州府為天興府首下登極分封親征三詔皆出自御筆遠近捧讀無不流涕碩為效死

羣臣進爵有差以原任大學士何吾騶為首輔
拜觀生為大學士開儲賢館而以封疆勳恢畫
委三鄭皆封侯復設蘭臺館特開鄉試又覆試
得一百數十人御定之葉璜為元封介弟聿鎮為
唐王先是魯王以海避難台州亦於七月受起
義諸臣之請監國紹興當清戰力而靖江王傲擅
美兵繫巡撫瞿式耜以總兵楊國威為先鋒上
命兩廣總制丁魁楚討平之更立靖江王亨歅

而封魁楚平粤伯尋敉知縣朱健之棄城者令兵科給事中劉中藻奉尺一詔書下魯魯文武咸以勢當敵不宜內自閧且魯未有大號而唐以叔父尊姪父未有子可以監國為後合力以禦清兵開詔使而閣部熊汝霖及國舅張國俊中書謝龍震數人又以唐魯皆我 高皇帝初分封支等閧僻安遽大未嘗以一矢相助秉厄而欲下之不可以為名且唐何忽撤蔽呂自露

于清吾寧獨瘁以聽天之所與不聞詔便適唐鎮鄭芝龍密表于魯頒釋唐而私馳驅魯識者曰彼私於魯何必不私於清二唐者不可信而監國誤聽之擊案曰有如言聞詔者與衆棄之遂令道臣王紹美沈絲往與叔父平而江上文武則大率密表潛稱臣於八閩矣丙戌三月閩令御史陸清源賫餉三萬兩犒江上諸師猝為馬士英中軍張體元所劫殺清源復遺諸科部

監水營師揔之不以閣監國而監國亦故不
知也諸文武頗以一家事恐外唐勢必前後躓
而唐乃盡取魯溫台之粟以官郡邑江上師不
下二十萬逡巡飢五月不戰潰先是閩京尚講
門戶閣臣黃道周素與鄭芝龍不協每事牴牾
於是諸臣交章論芝龍逗遛以附道周而道周
論事固執不能善用鄭氏閣臣觀生力勸上出
師贛州以信天下科臣金堡至請上訪漢高皇

帝故事自稱使者單騎走贛揚萬軍并勅諸路
並進不省乃芝龍果與清約俟擒魯錢江當盡
撤嶺上以待固不欲帝出且挾以自重閣部道
周同定虜侯鄭鴻逵師出婺源鴻逵不進道周
以二十餘騎前導被執至南京死之而兵科給
事中張家玉同永勝伯鄭彩師出杉關向江右
甫解撫州之圍輒入關自保上不得已移蹕延
平以示東駕且旦發閣臣觀生領諸卩兵先出

南安以聲慰贛州時總兵黃志忠獨治戰艦三百餘號令游擊羅明為先鋒順流下清韋纜縱焚之明大敗贛竟無援清既走魯且跨仙霞嶺如無人下浦城八月清兵將至延平上乃微服走汀州為清鎮李成棟所逐遂遇害上無子弟唐王聿鎮走廣州廣州立之國號紹武甫四十餘日城破見害上才長於文辭恭己儉約如常布内無妃媵止皇后曹氏相隨每有大事輙商

之不設監寺嘗呼內庭便衣冠與羣臣語爾汝
如家人特好古今典略開蘭臺館命禮部尚書
曹學佺主之修　先帝實錄所賜姓朱成功鄭
芝龍子也芝龍降清成功獨不從斷洛陽橋稱
兵以拒父兵出沒海上
石匱書曰唐王任意竟行未免受鹵莽決裂之
報當其請纓禦賊則徑自出境流離入閩則徑
自稱尊敵未臨城則徑自逃竄登極三詔徒自

誇張毫無寔際則所籌皆紙上空言所行則蒙皮弱質欲以羈縻天下恢復皇圖蓋斷斷不能者也是以在閩之日亦受制強藩幾同漢獻稱制之後欲併吞粤地妄效祖龍中途受縛國破家亡則何所極救哉唐王多讀書史尚見北地王傳自應媿死矣

附唐王聿鎮傳顧元鏡王應華立於廣東年號紹武

唐王聿鎮隆武第四弟也隆武改元封聿鎮爲唐王主唐祀丙戌閩敗王浮海至東粵十月桂王已監國端州大學士蘇觀生素不能于平粵伯丁魁楚遂擬尊王以抗桂於是倡言唐介弟宜立與布政使顧元鏡及鄉官侍郎王應華吏部郎中關捷先等以十一月之朔請王監國使主事陳邦彥奉箋觀釁慶未返五之日輒稱尊號改元紹武羣臣朝賀以軍國專任觀生及邦

彥奉諭示觀生觀生不省于是超拜主事蕳知遇為兵部戎政尚書王應華為右僉都御史督所撫石徐鄭諸姓水師與肇慶之師戰三水肇慶敗績殺其巡撫林佳鼎及監軍夏四敷揔兵龍倫王冲學無所裁觀生潔清寡遠略元鏡撻先時以推立功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侍郎章恩無數濫及不率而號令不出四門諸豪建閘圍傲未服清撫佟養甲及鎮將李成棟自閩

下潮惠率開門降隨用兩府符印偽鄧廣州報
清騎不至以解其疑觀生頗信之十二月望王
方視學閱射羣臣朝服候行禮未畢俄報清兵
至觀生曰潮方奉啓頒安此妄言為賊間惑衆
斬之三報斬三人則清李成棟以十七騎斬東
門入或告觀生北花山義砦就撫來觀生喜須
史清兵滿塞道王急變服從後庭踰垣出走匿
大學士王應華家嗣恐迹至復間走洛 里為

附唐王聿鍵傳

邏者所得時宿衛可萬人變起倉卒不及呼而市民猶執槊摧清騎二人薙髮令下不如令數百人皆見殺婦女以貞自裁不可數于是大學士元鏡獨先繳印露頂諭居民稱逆藩授首百姓安枕云云是日殉難為大學士蘇觀生太僕卿霍子衡一家九人國子監司業梁朝鍾行人司行人梁萬爵各有傳十八日凡諸王之附居廣州者皆見害於演武場而唐王獨拘繫東察

院清使人饋酒食王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地下竟不食困逼令自盡

石匱書曰死一君復立一君踐祚繼統視為兒戲亦如文天祥所謂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蕞爾須臾所不計也益王既殂衛王繼立蘇觀生得其死所以了生平則亦已矣若以成敗利鈍責偹觀生是猶責文天祥以燕館徒生責張世傑以厓山空死也設身處

地亦復奈何

桂王世家丁魁楚瞿式耜立於肇慶年號永曆

永明王由榔桂王第四子也　神宗五子泰昌嗣立福王常洵封河南桂惠瑞三王同日出封桂國于楚之衡州癸未賊張献忠懼闖自成之逼南走遂陷武昌故輔賀逢聖死之賊自長沙岳州取路入蜀時桂惠二王并避難梧州桂王薨于梧王長子早夭三子安仁王由楥亦夭四

子由榔初封永明王永明有弟二人未封嘗陷
賊營献忠逼之朝且擬易巳姓官之一曰張龍
一曰張虎二人不肯拜大罵見害丙戌九月閩
敗尋贛州亦不守兩廣總制丁魁楚及廣東巡
撫王化澄陞任廣州知府嚴起恒都指揮使馬
吉祥等檄廣西巡撫瞿式耜率諸臣箋請永明
詣肇慶于十月之十日午刻先行監國禮聞廣
州蘇觀生等奉唐王稱尊即於十一月之十有

八日即皇帝位受羣臣朝賀以明年丁亥為永曆元年尊嫡母張生母王并皇太后冊封王妃為皇后諸臣進爵有差上謙仁渾大手姿冲遠時使給事中彭燿通情于廣州唐殺燿而遣兵部侍郎湯来賀致書肇慶且曰謀為上和次之戰最下矣上不報而因唐使陳邦彥袖勑覩生監軍道林佳鼎揔兵龍倫輊與廣州戰全軍沒會廣州為清兵所襲十二月之十八日上釋肇

慶走粤西清鎮李成棟追至峽江適巡撫瞿式
耜方練兵峽江壁壘望駕得保桂林已而峽江
戰敗清兵益進元年丁亥二月之望上復釋桂
林奔全州而式耜與參將焦璉留守桂林時平
樂陽朔等處皆望風降清清收我叛卒合攻桂
林衆寡不敵城且破璉獨巷戰勝清清兵退去
城全詔加式耜吏兵二部尚書封臨桂伯封璉
為新興侯時總兵劉承亂者號鐵棍駐武岡州

迎蹕上至武岡會皇有周老者以布衣為日進膳上頗甘之承亂挾勢驕蹇政事傍落督師何騰蛟露章劾之請移蹕不果久之承亂將劫駕降清皇太后藏密詔于麪餜中馳賜騰蛟騰蛟救至上出走承亂輒叛歸清以清躡駕武岡陷兵部侍郎傅作霖吏部郎中侯偉死之都御史米壽圖吏部郎中李若星為亂兵所殺幸斗門陳將軍與清接戰上得離武岡幾為所及從靖

州悲南寧依征蠻將軍陳邦傅封邦傅慶國公
邦傅復驕蹇抗制二年戊子皇子生清金聲桓
反正于南昌未幾李成棟亦反正于廣州詔封
聲桓豫國公成棟惠國公已清陳友龍反正于
靖州郝可久反正于潮州成棟恭表迎駕八月
上諧端州成棟提兵踰嶺攻贛州不利退走信
豐渡河沈水卒中權杜永和總其軍追者至與
仗大敗時死於亂軍者爲兵部侍郎張調鼎監

軍道姚生文等四人詔封成棟養子元亂為南陽伯扈駕而使杜永和督守廣州三年己丑清使平南王尚可法定南王耿仲明合攻東粵冬十二月清兵至南韶總兵羅成耀弃城走清順流而下諸城不固朝議出師三水撓兵以便駕行四年庚寅正月十有七日帝釋肇慶西奔而以李元亂留守二月上至梧州永和守廣州力清不得入時 伯張月總陸師總兵吳文敏

統水師連與清戰皆勝迄十閱月為仲冬之二日力竭城陷永和與大將李明忠張月吳文敏等航海保瓊州總兵楊有光淡水卒獨總兵范承恩被執降清未幾肇慶亦陷李元胤見執于欽州死之久之杜永和亦以瓊州降乃是月之五日廣西尒陷先是清定南王孔有德兵出廣西王令大鎮馬蛟別路入先破平樂總兵朱旻如拒戰不克殺妻子自刎而有德自提大兵抵

桂林留守瞿式耜初與開國公趙應選衛國公胡一清等同填桂林適二鎮并移屯柳州式耜單不可守翰林院侍讀兼兵部侍郎張同敞知桂林必敗泅水入城與式耜共難及城破咸賦詩從容就死靖江王與世子亦被執見害上釋梧州歷潯州慶國公陳邦傅半道間起欲刼上為功於清上猝以宮眷先去邦傅竄皇嫂安仁王妃刲百官眷屬及貲囊盡而上踉蹌頗又為

交趾境上人所攔邪傳疾通清兵逼駕交趾釋
駕而與清仗上得從容保南寧邪傳遂叛叛新
興侯焦璉降清時秦王可望使人護帝于南寧
先是獻忠之踞蜀也盜尊號設官屬頗自制丁
亥清發奮王以兵攻之獻忠中箭死其部養子
十人皆冒張姓四人孫可望等功多輒偽自稱
王以拒清發奮王終不能有其地可望為平東
王王某為撫南王劉文秀為定北王李定國為

安西王時劉文秀守蜀城戰勝吳三桂于敘州而可望與安西窺雲南撫南早卒裨將馮雙鯉統其軍獻忠既下雲南以沐天波為中軍定國頗為所制時聞桂藩正位肇慶移蹕桂林已丑可望以兵出富州令其侍郎楊畏知尚書龔彝致書桂林不稱臣不奉年號署平東王字號書中以合師勦寇為名意在請封陳邦傅方駐南寧怯可望請封秦王閣臣嚴起恒等十三人力

爭謂可望從賊大亂所由始且未建尺寸功倔
强如故不可許邦傳竟擅作偽勅封可望為秦
王意以恃可望即得罪無慮勅中有云朕將率
天下臣民尊禮如古仲父秦王總統天下兵馬
錢粮節制諸文武以監國親王體統行事仍偽
鑄秦王印以給之可望亦知出邦傳不真故令
禮部謄黃始用永曆年號自稱監國秦王臣表
謝仍布告雲貴楚粤諸勳鎮朝廷不敢問至兵

駐貴州遣總兵郝九儀等即南寧護駕實欲借以讋衆自大此時朝廷尚有朋黨都御史袁彭年吏科給事中丁時魁工科給事中金堡兵科給事中蒙正發禮部侍郎劉湘客好彈射不顧情面舉朝憚之目以為五虎後上奪于群議以彭年掌案久及正有功免議而四臣皆下獄堡與時魁皆戍而餘供徒可望所遣九儀驕恣居數月忽稱秦王令旨清君側十三人及内官意

實啣沮封故事也上不得已曰朕寔未知之九
儀乃擅使人伺閣臣起恒方剌舟拜客擊之落
水死禮部尚書郭之奇逃兵部侍郎楊鼎和吏
科都給事中劉堯珍及科臣吳霖張載述皆見
殺內監張福祿全為國皆淩遲而兵科金堡以
先得罪遣免帝內悼者數日冬十月清有德以
兵破柳州趙應元胡一清棄城走合保南寧清
乘勝攻南寧急上釋去清追之距三十里而近

忽烈風起摧林木房屋人不能正立追者疑不
進上得所為土司安龍所者以其名善改為安
龍府居焉安龍無險上居此再鳳凰見土兵畏
不敢犯于是可望至土司將入朝擁二百甲士
從中懷叵測上傳諭曰可望來意朕已悉知今日
晡矣須明日明日可望入筍從中亂不知所云
成禮而出嘆曰吾見此公未免氣盡嘗請國寶
至其府上曰姑與令中書捧至可望猝索觀中

書曰必齋戒設壇而後觀寶可望色變曰如是乎中書懼退而自縊死明日可望遍觀寶忽雷震殿角如欲臨其首者可望驚使人護還之時安西李定國方征緬及小西天資其粮仗未及扈駕六年壬辰可望出師勅李定國率鄂國公馬進忠等戰清黃沙大勝之殺清將李養性等壁大榕江與清有德復戰嚴關時清將李蝦頭發矢會定國裨將砲發而斃有德勢大促逐保

桂林七月之二日定國圍桂林有德親登城觀
營見近城嶺高兩旂矗知定國據險危峯止失
措定國用象陣以象攻城門〻開有德遽獄其
妻擧火焚亦自剄定國俘其母子以歸獲叛將
陳邦傅父剥其皮爲寢具於是平樂南樂等處
傳檄定有德梟將線國安金節等皆警退去而
清守梧將士亦登舟東去八月定國進攻楚馮
雙鯉頰（領）前軍已至湘潭十一月清發謹親王以

兵援楚過洞庭雙鯉畏避入可望軍而定國戰
衡州敗績走竹山謹覲王追之定國軍逐射洞
王喉而死清師敗軍中得遺匳始知之清法王
死一軍無生者多羅貝勒定遠大將軍鼓其餘
衆力禦定國定國釋衡州退武岡保永州時桂
林關定國退去藩臣蔣先達鎮將徐天祐臬臣
徐定國咸棄城走久之清不至定國復入守之
清線國安城空復陷可望以定國失事其罪之

定國不敢歸七年甲午定國銳師間道疾馳東粵直抵肇慶襲清遠清堅壁以老之定國完師退而可望方撤安龍烟火數百里工幾定國至乃免定國復核平樂退南隘復攻桂林中軍文武材築火于地方欲崩城而誤藥發自焚國安乘勢進擊定國復保南隘八年乙未可望使人召定國定國疑必不應可望遣馮雙鯉以兵三千名曰助戰寔陰圖之也定國知其意走潯州

將渡湖馮師進及定國曰汝等總以效死我明果不失初意從我入粵東功不朽必欲相逼定國先自沉以明無他衆感泣遂以三千人為先鋒疾下清高雷廉三府分兵三道一令天威營攻肇慶清守堅不破一令義胡營攻高明擒郭虎而親率兵攻新會困數月城垂陷者數城中人相食幾盡適清兵援者至且即休兩王力請即出出定國後定國師老氣惰且内顧恐可望

有變中疑一戰敗歸清兵追至南寧定國一夜開門走即安龍與百官奉上蹕間道直走雲南即可望居故黔南府爲宮殿戒備已寧可望知之以兵又戰定國不勝可望兵益散走武岡進封定國爲晉王屯貴州誘安害以拒清兵十年丁酉清突入貴州定國不戰棄去盡以其民入雲南而令大將濬平伯周金湯固南寧堙户墉十一年戊戌可望憤失權陰竊定南孔之子庭

訓降清降表猶尊明主但欲控大國以報仇清
受其降故不令督師復出而他遣明將軍營雲
南遂陰通于可望所最親爲內閣開門納清兵
定國不及戰以土脫走清于巳亥三月之二日
入城屠六日乃已
石匱書曰甲申北變之後遂有唐魯起於閩
浙而此時遂有諺曰唐楚魯 糖醋滷 甜酸苦魯
不移時而三藩皆滅而自兩粵流移相持日久

無過永曆而總記永曆所盤礴之處席不暇煖又即遷移守不多時又即旋失困苦流離亦已極矣然聞其多畜常侍流配諫官犯顏直諫毫無二心如金堡者亦遭斥逐化可知矣迨後走徧天涯仍為俘馘欲如海外魯王考旋正命不可得已為之三歎

魯王世家 張國維朱大典立於浙東年號魯監國

魯王以海魯王乾山弟也乾山殉難魯王襲封

甲申北變魯王遷播至越疏請安置台州乙酉清兵至武林魯王於是年六月至紹興監國畫江死守一年江上兵散遂棄紹興走依張名振于石浦已而閩事大壞唐王走汀州不逆鄭彩以舟師自保海上名振乃以監國詣彩且曰隆武一家好為之彩乃扶監國復起恢建寧興化二府及福州諸下縣困省圍垂破而清以其督陳錦援之復破建寧而福圍亦解是時沈宸荃

劉沂春吳鍾巒朱永佑李向中同張名振阮俊
扈監國杭至舟山舟山為黃斌卿汛地請曰主
誠即次則可恐久居接壤寧波與清兵近恐不
安衆疑斌卿為唇不與魯勢必不利監國於是
平西將軍王朝先與蕩胡侯阮俊且將私起攻
斌卿奪其地安監國監國為勅勸諭之令毋內
自殘語極温斌卿感泣方拜勅倒地而朝先已
使人伺間舉刀陷斌卿背離其體矣監國心傷

之不言遂以參將府作行宮進張肯堂同沈宸荃皆大學士初熊汝霖以閣部扈駕爲鄭彩所刼隨拜錢肅樂爲大學士肅樂病卒瑯琪山繼以馬思理久病卒而拜宸荃沂春二人時沂春子苦請沂春去監國故沂春而肯堂者以唐都察院左都兼吏兵二部尚書加少保奉命督式鄉西征之師唐敗留舟山監國心憐式鄉乃特相肯堂與宸荃同事以朱永佑爲吏部尚書吳

鍾鑾為禮刑二部尚書兵部尚書李向中戶部尚書孫嘉績平西伯王朝先統陸師蕩胡侯阮俊統水師定西侯張名振總統水陸兩師是後邊海郡縣咸弄兵遙應舟山暗出粟接濟蘇松寧紹等處郭外一二里清不及問至居民歲兩輸不怨辛卯清乃大舉治艦分三路入海一從吳淞一從台溫一正出定海關監國以八月之朔親出視師而又祭海嚴以待戰十七日清兵

出定海阮俊令水師江天保以四水艍迎擊敗
清沉其十三舟擒十餘人斷其右臂而歸之曰
俾知我王師之不殺也俊易清以為不復出定
海而分其勁師應南北二路試半月可復還協
城守俊自當定海之衝閱五日清兵復出定海
天大霧迷咫尺不能辨不意其猝接阮俊傍哨
舟兵少不能戰急呼奮所坐最大居壓之而風
止居艍不可動俊負奇力無有四長一觀槍之毫

髮准所向無不的一乘風犁船其法最捷一連砲四五一發水中一手擲火桶々之發無不立焚時清兵盡衆俊船不敢上俊乃手擎火桶倉猝觸清桅激反入俊舟俊急躍水以觧清兵爭鈎起之蓋犯火以水淬之無生者俊被縛瞪目無一言三日卒為此月廿有一日也於是清兵直薄城下城中守禦力礮傷清卒千人相持十日為九月之朔清布雲梯襍進城上以鳥鎗的

取之無不立倒授火焚雲梯清兵退次日乃去城六五里埋大砲十二門環發初以裸婦厭之不甚中久之西門崩城丈餘急築板塞〻復陷數文城中火藥不繼遂陷時水師之禦吳松得勝歸方擬協力而勢不及矣定西侯張名振扶監國南泛宮嬪不及從初張后既失所張國柱以獻於清隨有張妃陳妃侍監國生世子二長三歲弘　次二歲弘棣二妃與宮眷十餘人抱

二孤投井一內官失其名覩宮人入井盡而自扼其傍大學士張肯堂守北門同一妾投繯雪交亭先一日門人蘇兆人依肯堂園亭自縊死肯堂降四揖因自題絕命詞二首有傳與後人青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删之句遂舉火焚其家人二十餘口名振家東門有母七十餘歲及至親戚屬共五十餘人皆自焚其幕下士顧心復南直人以諸生自縊學宮大學士沈宸荃先與同

官李長祥不合掛冠走舟山鄉僻不見害礼刑
二部吳鍾巒服酒不死乃冠帶拜文廟投繯死
吏部尚書朱永佑被執清勸之降永佑曰肯降
不俟今日語不擇音脇間先洞一槊然後砍其
首去家人不逃伺間收其屍瘞舟山兵部侍郎
李向中亦被執清帥曰李兵部高誼歸我可得
復理舟師向中不肯毒罵見害家口俱繫至杭
其門人某為捐重資贖回通政司叅議鄭遵儉

導謙從兄也被執不屈死兵部職方司郎中李
開國紹興人亦以諸生起時以公務出外念母
追入城與母俱自縊禮部主事董玄亦以越諸
生起先一日自縊家人救甦次日城陷潛走學
宮與鍾巒同義又刑部主事林瑛福建人兵科
給事中董志寧寧波人皆以諸生起同縊學宮
又温人林偉遠以儒士起義其鄉事敗脫走冊
山失記其官亦縊學宮劉世勛丁丑武進士為

掛印安洋將軍城守時身被數箭城陷自刎子諸生炳歷官兵部主事不屈見殺家人俱自焚死張自揚定西名振之兄為屯田揔鎮不屈見殺又揔鎮馬泰台州人任城守督戰力城陷闔門焚死百姓皆忠義無一室不自焚或持槊于道清曰棄槊活汝必迎刃衝數武自盡死餘不及盡記獨户部尚書孫嘉績先以病死其子延齡降清皆歸里

石匱書曰從來求賢若渴納諫如流是帝王美德若我魯王則反受此二者之病魯王見一人則倚為心膂聞一言則信若蓍龜實意虛心人人嚮用乃其轉盼則又不然見後人則前人棄若弁毛聞後言則前言視為冰炭及至後來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聞多言而卒不得一言之用附疏滿廷終成孤寡乘桴一去散若浮萍無柁之舟隨風飄盪無所終薄矣魯王之智

不若一舟師可與共圖大事哉

附楚將軍華堞傳

楚王護國將軍華堞字用章讀書審大義性慤愷以至誠與人凡偽進肝膈亦涕泣從之崇禎中流賊張獻忠破陷楚地狼藉郡縣官兵不振華堞叩闕上疏自請聯絡山砦義勇身先擊賊詔授宣諭將軍北都陷與楚通城王盛澂束避吳之洞庭乙酉南都失守蘇松次第開門降華

堞間道走杭謁潞藩說以城守之計曰我太祖
高皇帝廓清之功度越前代德澤深美二百八
十未厭也大王呂大國之遺作屏皇家休戚共
之而國祚憫訩至于此撫膺北睇何以為生今
以大王之賢遠近所共聞天下絕智殊力方將
憑附以勤其效死之義周之子孫能無睠然嘉
湖為武林門戶水陸呼吸可通金陵而背負錢
江以為險阻宋人半壁亦嘗有年而況閩粵滇

蜀延袤萬里猶吾故物大王誠檄下三吳與父
老並奮選將搴旂匆謂中興絕業非大王指頤
事也念先帝勞苦國事卒以身殉海內必有懷
思而起者而吾支姓萬億既屬公事敢不同心
吾見大王朝秉鉞而夕馬革從耳失今不為時
事一去萬世不姓朱矣他日求尺寸地為死所
豈可得哉王不省頤以不擾民全城為義華堞
又曰理有大小務有緩急今日之事不宜以殺

人為諦以取譽為能當顧其大者急者矣屠妻子任盜賊猶當為之持建而泣婦人之義也非所望於大王時陳洪範久為清間艤舟北關外以待清兵力説王無戰封府庫籍户口北出郊迎便王因曰公休矣余匪其才此百姓之心已不可任吾誰與為之華堞作色曰忠義雖性成在乎鼓舞之而已朱家子孫謝勿力彼何望而不趺向他氏果提三尺劍誓與國俱亡存即存

猶可遺此誰非衣食吾祖者哉王曰兵猶矣糗

饋且何從吾為此不失為知幾華堞嗚咽曰勤

大義者成敗非可逆料令總兵方國安所部數

萬屯御教場而鄭鴻逵潰卒尚可呼集發布政

司存金亦曰鹽運司所貯即不足貸商錢欽急

公猶可支數月之用此五營舊額出東義皆徙

又曰募良人當一日至緣索在手控縱間耳毋

以兵食阻大計語久王意惓終不悟華堞出嘆

曰王不觀古事有諸王以其國奉人而得長世者哉有可為之勢頋自棄此國仇何足與論事拂袖起裂冠帶擲地下易縗麻誓曰不復中原以此見先帝旁觀者皆為涕泣王采降清至北都見害閏六月各郡鄉鄙不約一日稱兵與清逆大江以南不下數千部有王教主起海寧領數百人最先指武林屯東門三十里外華𡋯潛出迎之下拜公等為江南反戈第一二祖列宗

之靈式憑之矣及教主夜襲城孤無援次日輒壞華堞聞之撫手曰嗟乎吾必以其衆也而寡失之時通城王盛澂兵起湖州華堞往共事恢復郡縣旋復失之華堞戰不利單身走江東聞徽州初陷金聲温璜死之清守不固華堞至徽鼓創殘戰恢復諸縣鄭遵謙欲稱制王之不果久之諸縣旋復陷魯王監國紹興華堞入謁詔以原銜出督浙直陸師華堞招賢碩募勇士以

忠節感人故慕從者衆久之爲監國諸臣所忌十月錢馮諸部咸議令從各劃兵就其節制進浙西出敵背項奉華堞爲盟主已移屯瓜瀝御史陳潛夫疏上止之華堞復還蕭山尋封新安王華堞不拜唐藩稱帝閩中馳勅封華堞爲楚王亦不拜曰臣無功無以王爲明年六月清兵渡錢塘華堞亡走長興山中欲復有所爲不果清兵跡之憤自剄圯朩山石磴之上至今猶有

血跡存者蓋線麻如故

石匱書曰楚王見人麄布麻衣惟有慟哭蓋欲效申包胥之以淚存國此其意也柰孤掌獨拍不能成聲及見勁敵束手無措怒螳撓轍逐鵲爭巢亦何益哉但其聳湧潞王語〻碩畫此時一失後不及為存其議論亦見乎林白水尚之有人事之無成蓋天數也